

我看见别人在邮局排队,订一份明年的报纸,心里会油然而美好。

读报纸的人

梅子涵

坐在广东的酒店喝早茶,我不是只看着自己桌上的点心,而是总瞟着别桌的看报人。那些有着年纪的广东人,一次早茶一张报纸,读完了才算吃完了,站起身慢慢离开。那是几乎只有在广东才看得见的只有景象,报纸是广东人早茶桌上最特别的一道“点心”,让一个上午安安稳稳,读报纸的人,从不大声说话,喝得吃得静悄悄,是真真切切的悠悠的中国茶,传统在这里也静悄悄。

处?

现在的公园里,幸亏总还可以看见有一个报栏,有人站在那儿读报,报纸是他们的“广场”,文字里也有歌舞,和公园另几处总有的歌唱,起舞不一样,是另外一种“交谊”,也有脚步和节奏,呼吸平静,同属人生的趣味和欢喜,但这是在往别的区域、世界走进,国际的事,国家的事,战火纷飞,天高云淡,都剪贴在它们每天记忆的另外一个小“本子”上,添加为知识,增进了思想,然后慢慢走回家吃午餐,晚餐,餐桌上的味道,精神间的味道,弥漫着没有标题地连接起来,会散落些手中的酒杯,也在人生的四

多少年了,我上了飞机,坐下,绑好安全带,取出前兜里的报纸,开始航班阅读,天空阅读。一张办得很好的日报、晚报,真是适合空中阅读,穿过云彩,看清楚大地,然后便落了抵达。刚才的餐饮是什么味道,未出舱门其实可能已经模糊,但是报上的那些很新闻的文字,写得也帅酷的分析,文学的消息,都随着我踏入另一个城市和与国家。我也总是喜欢这样空中读着返回自己的国家和城市,打坐好心里的秩序,手脚不慌不忙,脸上的笑容也好像深刻了一点。

十三岁从初中一年级开始,每天傍晚回家,走到路对面那个小邮局,都会花四分

什么预料,何况它是那么高级的一张报纸,一个地方,我小时候是从来没有想过走向“殿堂”的,只是有些自己的感觉,自然的喜欢,成了习惯,就那样了,也就这样了。

下乡在农场当着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的时候,开始的工资每个月十八元六角,发到手里的是十元饭菜票,还有八元六角,我却必须订两份报纸: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,每份报纸一个月一元钱,手中只有六元六角了。

我也是读着这两份报纸副刊上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,开始写出了自己真诚、幼稚的小短文,懵懂也喜悦地踏上文学路。报纸的副刊是我的文学开

门人和处女地,它们真是友善也温暖,芬芳得如同田野。报纸也是那样一个没有课堂的年代让我们逐日增添知识的教科书,否则哪有后来那么大一一个年轻集体豁然大变的新青年、新中年时代,跟着国家的飞速,也用尽着力量推进了国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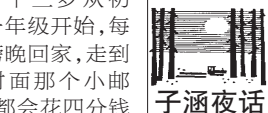
还是一些年前了,我的那个叫俭仁的中学同学,总是对我说,又读到了我的散文。他说那是他妈

我心里有一丝小小的忧伤,为小火苗美梦的破灭。也许,他已经一千次一万次地想象该如何在海南岛上过年的情景了。这是一个小小的挫折,一个小小的打击,而且是完全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。

但我转念一想,这也是一个天大的好事。这难道不是一个小小的挫折教育吗?难道不是人生一次难得的经历吗?梦想温暖着他的,现实教育着他,人生这本书记任何一本书都精彩,都曲折,都坎坷,都神奇。这是难得的人生财富。

人生的阅历会增加人生的厚度,人生的挫折会磨砺人的意志。若干年以后,小火苗如果能回忆起这段人生的经历,他一定会放声大笑的。童年的饥饿和贫困,几乎是他的童年特征。而小火苗,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了。但是,疫情,人类与病毒厮杀的这一段特殊的经历,会成为他和他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。

可怜的小火苗,一点儿也不可怜,相反,他拥有了一笔财富,只是他在这个年龄还不知道而已。多年以后,他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取。



小火苗

安武林

我和太太刚刚推开单元的大门,迎面碰到了小火苗和他的妈妈从外面回来。小火苗是我楼上的小孩,上小学四年级。

“哎呀,小火苗,准备在哪里过年呀?”我热情地问道。按照惯例,小火苗和我们打个招呼,匆匆就告别了。礼貌性的问候和寒暄,一般都是如此的。

听到我的问话,小火苗把腰板一挺,就像老师课堂提问一样,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开了。原来,他打算要到海南岛过年。爸爸和妈妈把他送到首都机场,他一个人去,在那边,爷爷和奶奶在机场接他。

看得出来,小火苗很兴奋,很激动,很期待。我很理解,不要说他一个小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,如果我有此机会和安排,我会像他一样的,甚至比他还擦捺不住高兴。

北京的冬天和海南的冬天,肯定是两个世界。北方人喜欢去南方过年,和候鸟的迁徙没什么区别。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小火苗的头说:“去了海南,好好玩啊!”

小火苗的爸爸和妈妈和我一样,都是外地来京打拼最后在北京留下来的。他们干得不错。没来由的,我就想到了自己的童年,那个小村里,度过童年,少年,天地和世界在我的眼里很小,没办法,走不出去,没有条件走出去。一个字:穷呗。

小火苗是幸福的。这一代孩子是幸福的。这不能不说也是时代变化造成的。

到了大年二十九,在楼前,我意外地遇到了小火苗。我惊讶地问:“小火苗,你不是去海南了吗?”

小火苗说:“我好可怜呀,被疫情留在这里了!”我的太太和他妈妈放声大笑,我比她们笑得更响亮。

太太赶紧安抚小火苗:“不可怜,不可怜,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!”

春节与老友聊天

任溶溶

他的嗓音很好,真有音乐之声。他娓娓讲来,我听得舒服。当年他带我到他负责的音乐家协会去玩,好听听的歌曲,与音乐家交友,十分开心。

他是老共产党员,与有名的大党员来往,听他讲讲他们的事,很有趣味。其实他应该回忆他们并记下来,很值得看的。

他也爱吃,我多次与他及其夫人同去小吃,记得还常上七重天饮茶。后来由于工作关系,来往少了,可惜。以后要多多与他来往。

当初我们二人同是儿童诗热心工作者,他还爱运动,写下了不少儿童游戏诗。今天中国开运动会,他还研究冰壶。他理应写些儿童诗吸引儿童爱运动,我要跟他聊一聊。

妈在《新民晚报》上读到的,告诉他,然后他读了就告诉我。那时,他妈妈是八十多岁。那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母亲,细腻的目光间有很多温和、亲切,她是一个街道小工厂的退休工人,多少年上班时每天踏着缝纫机修修补补,却也喜欢读读报,看看书,修补自己,成为多少年的习惯。

我的那个叫彩芝的农场同学,也总是说起她爸爸读到我的散文,她还拍了一张她爸爸每天读报纸的照片给我看,八九十岁的人,穿着笔挺的衣服,沙发旁的茶几上茶杯冒着热气,照片里的光影、光景区分不出上午还是下午,墙上没有时钟,也未见窗外是日出还是日落,但想象得出那宁静的时光嘀嗒,普通得十分老派,味道讲究。

这个老派不是老了的意思。那首英国诗歌里写的:“当你老了,头发白了,睡意昏沉……”但是他们都没有只挨着炉火打盹,而是更悠闲、优雅地继续着许多年的习惯,年轻得很,呼吸匀称,没有跌跌撞撞,何必非得听年少、青春唱歌给你听呢,黄昏的歌声更是从清晨已经开始练习,那一首英国诗歌被中国音乐家写成一首动情的歌,最后唱道:“当你老了,眼眉低垂,灯火昏黄不定。风吹过来,你的消息,这就是我心里的歌,这首歌是我唱给你的。”

黄昏也是可以唱歌给清晨听的,头发白了唱给少年年轻人,因为他们还在唱着,少年年轻也更肃然起敬!

蓬勃的不只是朝霞,绚烂的也不只是夕阳,而是像像样子的生命。一个人到了八十岁,九十岁,还是每天等候报纸,读得安宁、仔细,尤其还读副刊的散文……这个习惯和趣味是不是真的很高级,很体面,很有样子!

献给穿得笔挺的彩芝的父亲。献给依然立在那儿公园的报栏和站在它前面读报的人。报栏最好的颜色是漆成绿的。



我是有过助动车的,骑的时候超爽,风驰电掣;可是回到家要把几十斤重的铅酸电池扛到我住的公寓楼顶层去,实在是吃不消,腰都快断了,可是不充电第二天助动车跑不动。怎么办?我是不是有什么好的“顶层设计”呢?妻子说:不要烦啦,买辆小汽车算了,轿车电池不用不着拎出来充电。

我也想对。于是我真的买了一辆“大众”。有个助动车老友很吃惊,问我:买轿车做啥?十万块二十万块;买只助动车锂电池嘛,只有一千块两千块,又轻又耐用,拎上拎下很方便。

我疑惑:锂电池很轻吗?

他打开他的助动车,拎出锂电池。果然,小小的长方盒,很轻,很干练。我真是孤陋寡闻,也有些懊悔,那時候竟然不知道可以把铅酸电池换成锂电池。

上个月我到上海消防救援总队采访,碰到了火灾调查处的王高工,我特地扯到了锂电池,他是这方面的专家。他神情顿时严肃起来,说:锂电池最好不要拎到楼房去,不要在家里充电。

你想想,锂电池内部的电解液在正极和负极之间本来是有隔膜分开,一旦隔膜破损了,正极和负极就会产生热失控,如果外部加热锂电池,4分钟后,电池表面就会轻微鼓胀,电池表面温度会上升到50摄氏度。很快,7秒钟之后,热失控就加剧了,电池发生明显鼓胀,并且从电池侧面喷出白烟来,再过1分钟不到就会发生轰燃……

我打断他的话:时间这么短吗?之前还会冒出烟来?

王高工解释道:我们做过不止一次实验,虽然不同类别的锂电池可能会有差异,但从电池冒烟到轰燃,基本在1分钟以内,时间很短很短。这个时候,屋里睡着的人是感觉不到烟的,烟雾没有响声,气味也不是很重。紧接着,就会冒出大量的白烟,浓浓的,很呛人。这个时候,睡在卧室里的人如果特别敏感的话可能会有感觉。但是,已经来不及了,锂电池随即轰燃!这时,如果室内的人还能感觉到什么的话,那就是“炸弹”一样爆炸了,还能做什么?

我听了大为紧张,又是孤陋寡闻,锂电池确实比铅酸电池先进、耐用、体积小、分量轻,骑助动车的朋友非常喜欢,但是它的

的安全性竟然远远比不上又笨又重的铅酸电池。上海消防救援总队反反复复向市民宣传,不是说不要骑助动车,不是说不要用锂电池,而是要有安全意识,要规范使用。更重要的一点,千万不要把锂电池带到家里去充电,不要把助动车停放在楼道等公共部位,不要为增程而擅自加装电池,这是对自己负责,也是对邻居负责!

2021年,上海助动车的铅酸电池和锂电池引发的火灾是多少起?500多起!也就是一个月就要发生四五十起,这个数字实在触目惊心。眼下,各家居委会正加快速度在居民楼下建造充电桩,安装充电桩,也是煞费苦心,他们要抢时间,就是希望骑助动车的居民在楼下充电,不要把电池拎到楼房的过道上去,更不要在家里关起门来充电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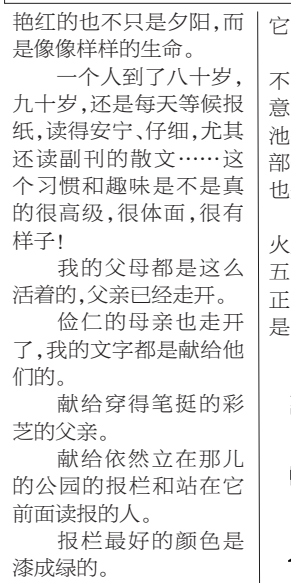
呀,我是想好好写一篇文艺随笔的,结果写成了科普。科普就科普吧,说得通俗一点:也是为广大骑助动车的朋友们好!

又爱又恨锂电池

童孟侯

正月里来是新年

(中国画) 李知弥



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为血缘的联系而产生天然浓厚的感情。绝大部分时候,从某个时间起,大家的节奏就渐渐不同了。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下,我们接受和被迫习惯的社交礼仪总会在家人们面前四分五裂。平日里和人打交道都默契地懂得不问隐私,不打招呼不要登门拜访,非急事不打电话,问了一遍不答就别继续追问等等。但这些从来不明说的细节,却会因为家人的追问成为不适与尴尬的来源。

需要双向经营的学问

荒知

另外一方面,在这个工作信息几乎无孔不入的时代之中,平时每天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屈指可数,罕见真正能属于自己的时光,我们自然也希望好好喘口气。更别提有一些原本就内向的人,平日为了能好好工作,白天都憋着一口气摆出活力十足的模样,下班之后就

只想独处,做做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情,给精神上充充电。若是这样就要被指责为冷漠,不关家人,那么究竟还有什么私人时间能用以发掘自我的呢?割开看一看,本质上还是双方难以找到最恰当的形式表达关心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,也许这正是需要所有人心平气和,共同探讨和尝试才能找到的答案。也许从平日的一点一滴出发,年轻人们试着多多关心父母亲人的一盆松树剪得如何,有没有准备一条羊毛巾,主动分享平日生活里各种事情,而家人也可以看看年轻人喜欢的电影,正在追的网络剧,用分享生活代替层层拷问才是消融边界最好的方式。下次聊天,不如换个话题?

十日谈

亲情需要边界感

亲情的明暗与灰,请看明日专栏。

责编:杨晓晖